

# 从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到马克思实践本体论

朱忠良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99)

**摘 要:**超验与经验是探寻马克思与康德关系的一个路径。康德哲学提出了一个超出自己解答范围的问题,即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其目标是未来形而上学,达到的是二元论。二元论之二元指超验与经验,未来形而上学只有统一两者才能获得实在性而成立。但两者无法统一,因为一旦统一二元论将不再是二元论。在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中,问题来自实践且在实践中解决,康德未来形而上学由此完成。但完成也是终结。通过在具体实践中引入历史维度并把实践置于哲学原初位置,马克思批判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一切抽象思辨哲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前提和世俗根据,从而终结它们。

**关键词:**超验;经验;康德未来形而上学;马克思实践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3)06-0041-05

研究马克思与康德关系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新康德主义、实践哲学等路径。国内介入此领域的学者主要有李泽厚、程志民、俞吾金等。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变革来的”。<sup>[1]</sup>程志民认为在人、人类理性界限等思想上马克思更接近康德而非黑格尔。<sup>[2]</sup>俞吾金则从自由、实践概念等角度探索马克思对康德的继承。通过康德超验(transcendent / transzendent)与经验(empirical)的关系来探讨康德与马克思的关系。

康德的目标是未来形而上学,达到的却是二元论。在某些意义上,其二元论之二元指超验与经验。“超验的基本意思就是超越经验的范围”;<sup>[3]</sup>康德把与感性有关的称为经验的,知识因内容来自感性杂多而成为经验的。考察超验和经验,还涉及先验(transcendental / transzendental)概念,康德说道:“‘先验的’……这个词指的并不是某种超越一切经验的东西,而是虽然先行于经验(先天的)、但却注定仅仅使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sup>[4]</sup><sup>379</sup>超验与先验在“超越”或“先行于”经验的意义上相通,只是在强调“不……超越……经验”和“使经验成为可能”,即与经验的不可分性的意义上要使用先验。

## 一、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

###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是否可能?

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发轫于希腊。古希腊哲

学家发现自然(亦即世界)本原有超验和经验两种:即能动的心灵本原和被动的物质本原。这说明两者之间已出现分裂。对此,哲学家们积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统一的路径。结果他们往往分别走上三条道路之一:维持两者的合一、走向超验和走向经验,代表人物分别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中,其活火永恒性的一面体现超验性,活动性的一面体现经验性。但是,大概受制于已经兴起的抽象思辨,他过少讨论活火在经验世界中的实现,其辩证法没有具体到让世人在生活中有章可循。他说道:“道为灵魂所固有”“一个人怎能躲得过那永远不灭的东西呢?”“一切在地上爬的东西,都是被神的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sup>[5]</sup>尽管与人密切相关,但世人看不到“道”和“那永远不灭的东西”,感觉不到“神的鞭子”,仅靠有限理性而生活。由于思想没有现实化,赫拉克利特不被了解,被称为晦涩哲学家。老子的“道”也是晦涩的,无法被理性思辨彻底把握,但他提出“法自然”<sup>[6]</sup><sup>163</sup>“无为而无不为”<sup>[6]</sup><sup>209</sup>以及“守中”<sup>[6]</sup><sup>78</sup>“守柔”<sup>[6]</sup><sup>265</sup>“守静笃”<sup>[6]</sup><sup>124</sup>等主张,让人在做中领会道,相对而言他被理解了。可见,尽管在某些意义上维持了合一,赫拉克利特没有彻底消除分裂。

苏格拉底“是什么”所追问的是超验性事物,但他在经验性事实中搜寻答案,因而注定得不到满意结



果。这时超验与经验仍以无知的方式统一着。柏拉图以纯粹超验的理念和至善回答“是什么”，也希望至善能够经验性实现，于是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哲学家成为……国王”<sup>[7]</sup>的设想。由于通过抽象思辨建立的体系缺少同时容纳超验与经验的本体论基础，其设想只能沦为空想。亚里士多德一反柏拉图进入纯粹超验的做法，<sup>①</sup>而向经验中求真相，试图建立以实体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形而上学。实体是抽象思辨的产物，他认为人不完全地分有超验神的思辨能力，实体因此具有超验性维度。但后来这一维度被遮蔽，经验主义由此壮大。这是因为：后人撇开实体的超验性维度而只取它与经验世界关系的维度进行思辨以得到经验知识；这种思辨事先假定对象是客观的和不被改变的，<sup>②</sup>从而遮蔽人参与对象以体现超验性的能动性，因而是抽象的。<sup>③</sup>

超验与经验关系问题的表现主要有：第一，超验缺席，唯名论、经验论和旧唯物主义（区别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sup>[8]57</sup>）等在某些意义上都表现这一点；第二，经验缺席，其表现主要有实在论、唯理论、唯灵论和唯心主义等；第三，超验与经验相互侵犯，例如用神秘上帝解释现实世界是超验侵犯经验，科学主义对超验做经验化解释是经验侵犯超验等。

在康德哲学语境中，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展现为道德与知识、自由与自然或本体与现象等之间的对立。人的心理和行为在学理上只能依据道德律和自然律中的一个。道德律属于自由和自律，与本体相联系；自然律则对应现象和知识。发展道德会抑制知识进步，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sup>[6]250</sup>在“无为”的道中“有为”的知识缺少地盘。反过来，知识在自然科学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精确性等不利于道德兴盛，仅发展知识甚至带来道德的衰退。

康德明确指出这种对立。一方面，自然存在而自由“是可疑的”，“关于一个自然的这一概念被经验所证实，而且如果经验亦即感官对象依照普遍法则联系起来的知识应当是可能的，这一概念就甚至不可避免

地必须被预设。因此，自由只是理性的一个理念，其客观实在性就自身而言是可疑的，但自然却是一个知性概念，它借经验的实例证明、且必须必然地证明自己的实在性”。<sup>[4]463-464</sup>以没有实在性的自由为基础的道德同样不会有实在性。另一方面，人无法放弃自由和道德。“康德否认了理论理性的自由自决的能力，而彰明显著地在实践理性中去予以保证。”<sup>[9]143</sup>康德还提到，自由对于理性思辨具有必要性：“思辨理性在应用因果性概念时需要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绝对的先验自由——引者注），为着当它要在因果联结的系列中思维无条件者时，将它自己从它不可避免地陷于其中的二律背反中挽救出来。”<sup>[10]</sup>

在哲学史上，康德首次明确提出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某些意义上其二元论之二元指超验与经验，分别对应道德与知识、自由与自然或本体与现象等，二元论保障双方并存却没有消除对立。不过，他并不认为有对立存在，他把它们看作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得出的不同结果。他既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缺少了经验，说自己的位置是“经验的肥沃洼地”，<sup>[4]379</sup>同时又批判经验主义怀疑论对超验必然性的否定。在他看来，即使存在对立，对立在经验知识上也得到了和解。知识是经验的，但其经验性不纯粹，因为“经验（即知识——引者注）（按其思维形式）只有通过范畴才是可能的”，<sup>[11]85</sup>而范畴本身却不依赖于经验因而超出经验。范畴不超出经验范围的先验应用形成知识。

范畴的先验应用为知识提供了超验必然性。尽管如此，康德的目的却是“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sup>[11]22</sup>信仰涉及道德。他认为理性的目的是道德：“明智地为我们着想的大自然在安排我们的理性时，其最后意图本来就只是放在道德上的。”<sup>[11]609</sup>范畴的先验应用为超验争得地盘，道德在本性上是超验的，<sup>④</sup>因而也是为道德争得地盘。然而，超验道德必须在经验世界中绽开以获得实在性，否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理想。<sup>⑤</sup>超验道德的经验性实现是实践，康德“真正的实践概念乃是‘道德地实践的’，

① 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即亚里士多德意在探索柏拉图超验性理念经验性实现的道路（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② 事先预设对象不被改变恰是一种独特的改变方式，例如现代自然科学宣扬客观和中立，但是人们通过它对世界的巨大改变说明其客观和中立的虚幻性。

③ 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思辨的具体性依赖于超验与经验在具体实践中的统一，无论遮蔽了超验还是经验都是抽象的。

④ 道德在本性上是超验的，因为它不仅在动机上摆脱一切经验性束缚，而且以超验的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为基础。道德律必须在实践中经验地实现因而是先验的，但这并不影响把道德在本性上理解为超验的，况且在“超越”或“先行于”经验的意义上超验与先验相通。

⑤ 康德的道德实际上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理想，于是马克思不再直接论述道德，而寻求更始源的哲学出发点。



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sup>[12]32</sup>由于范畴不能做超验应用,道德和实践缺少客观实在性。尽管有了地盘,这地盘却止于空洞理想。道德需要一个坚实的形而上学大厦来居住,进而经验地绽开以实现自身。因此,范畴的先验应用仅在知识上解决了超验与经验的对立,在实践上问题没有解决。

可以说,正是由于自然和知识具有实在性,自由和道德才缺少实在性,康德未来形而上学无法回避道德与科学、自由与自然或本体与现象等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其二元论没有处理道德与科学关系的义务和功能,他仅为未来形而上学清理了地基,其哲学提出了一个超出自己解答范围的问题。二元论不彻底,还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必须找到稳固的一元论落脚处,才能在面对世界时感到安定。康德说“形而上学必须是科学”,<sup>[4]377</sup>“而且惟有先天综合命题才构成形而上学的目的”。<sup>[4]275</sup>“先天综合”可以说是超验与经验的综合。未来形而上学要满足以下要求才能成为“科学”:第一,具有一元本体论原初点;第二,同时蕴涵超验与经验,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需要看到,提出超验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并为未来形而上学清理地基,仅此足以使康德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开启者。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出生地”是“纯粹理性本身”。<sup>[4]385</sup>局限于此,二元论是抽象思辨所能达到的最好地步。一旦离开此地进入更始源“出生地”——实践和历史,二元论就可以扬弃自身而完成形而上学,然而,完成也是终结。

## 二、马克思实践本体论:

### 超验与经验关系问题的来源与解决

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试图解答康德问题并建立形而上学。超验精神外化出经验世界,进而经验的“有限之物……自己扬弃自己”<sup>[9]177</sup>进入超验概念、理念和精神。这一运动把一切含纳于自身而形成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康德未来形而上学的两个要求在形式上得到满足:绝对精神是一元本体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精神运动同时蕴涵超验与经验并使它们在对立统一中消解对立。

然而,绝对精神是纯粹超验的。“有限之物……自己扬弃自己”时它本身却被丢掉,甚至它原本具有的经验性也是虚幻的,因为事物和运动本身从来没有

超出黑格尔的头脑而独立存在。“有限之物”(即使是人)却不知道自已源于精神,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扬弃自己”进入精神。因此,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解决二元对立,而是保留超验的一元抛弃经验的一元。如果说康德尽管止于二元论却有深入经验的诉求,那么黑格尔则无意中失去了它。

马克思反思黑格尔的失误,重新回到康德层面,进入经验去解决问题。黑格尔进入超验时丢掉了经验,那么马克思是否最终会丢掉超验,正如许多人认识的马克思哲学没有超验性一样,答案是否定的。实践是超验与经验的统一体,只要在具体实践中引入历史维度,并把实践作为哲学原初点,两者就不会再次分离。马克思实践本体论<sup>①</sup>真正满足了未来形而上学的两个要求:具有一元论哲学原初点;超验与经验并存且相互作用构成实践展开自身以形成历史进程的动力,它们的关系问题在展开和进程中获得逻辑和现实的解决。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区分了知识(Episteme)、实践智慧(Phronesis)和技术(Techne)。思辨产生知识,“即推论性的、普遍适用的理论知识”。<sup>[12]28</sup>实践智慧的主要特征有:第一,考虑整体的利益;第二,从自身出发考虑事物;第三,考虑生活中可变的事物。<sup>[13]</sup>前两点说明实践具有超验性维度。整体性体现超验性,黑格尔认为“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sup>[9]413</sup>作为整体的“原葱”相对于作为部分的“葱皮”具有超验性;从自身出发就是摆脱外在经验性事物的束缚。第三点体现实践的经验性维度,因为生活中可变的事物是经验的。技术不同于知识和实践智慧,仅有知识并不能带来技术,技术还需要不断地练习;技术可教可学,但实践智慧却不可教不可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是最高幸福,即把思辨和知识置于实践和实践智慧之上,这为后来经验主义的壮大埋下伏笔。

作为超验道德的经验实现,实践在康德哲学中也同时具有超验性与经验性两个维度。理论理性产生的知识的实际应用不能称为实践,它仍然在亚里士多德知识的范围内。在康德二元论中理论(或思辨)和实践平起平坐。

① 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有本体论:“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是:马克思很少提到‘本体论’这一概念,但这决不等于说,马克思的哲学没有本体论的基础。诚如奎恩指出的,任何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s),马克思哲学当然也并不是例外。”(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从超验与经验关系问题上看,最适合做马克思哲学本体的是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时具有超验性和经验性两维度,他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8]54</sup>“能动的方面”体现实践的超验性维度,对应人的超验道德和先验自由等本质。“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则体现实践的经验性维度。

两维度的统一构成实践的具体性,经验阙如的唯心主义和超验阙如的旧唯物主义都是抽象的。实践的经验性维度足以消除唯心主义的纯粹超验性。人具有超验本质,它内在蕴含于实践而非彼岸世界纯粹超验的神。同时,实践的超验性维度足以消灭旧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性。自然界因人的参与而失去其经验性的纯粹性,从而获得主观性和超验性维度。这样,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同时被扬弃。

康德二元论同时具备超验与经验,却无法达到形而上学,原因在于他没有看到两者在具体实践中的统一。虽然不放弃经验,他却仍然坠入纯粹超验。“道德并不是从神的安排中产生的,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sup>[14]</sup>道德在纯粹超验的宗教中陷于抽象。马克思不再直接关注道德本身而转向实践,实践最远追到先验自由,否则就会离开经验而陷入抽象。

当然,超验与经验在实践中不仅统一而且对立着,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使实践获得生成性和流动性,并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sup>[15]22</sup>“实践乃是作为经验与超验的联结者”<sup>[16]39</sup>而不断“超越经验的实然之域”<sup>[16]40</sup>以展开自身,这是“人的存在世界之本真状态的‘敞显’”,<sup>[16]39</sup>展开和“敞显”过程构成历史进程。或者说,“生产”即生成作为“‘实践’的本性,正是它塑造着我们的存在及历史本身”。<sup>[16]38</sup>实践由此获得历史维度。基于具体性和历史维度,马克思把实践置于哲学原初点位置之上,从而彻底翻转了亚里士多德思辨高于实践、康德思辨与实践相平等的路线。从此,实践不再囿于抽象思辨的对象和产物,相反它不仅是抽象思辨的根据而且是扬弃抽象性的必然途径。

### 三、实践与历史:以终结抽象思辨哲学的方式完成哲学

对马克思来说,康德未来形而上学既是解决超验与经验关系问题的愿望,又是问题本身的表现和结果。马克思批判产生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一切抽象

思辨哲学的历史前提从而终结它们,并由此解决问题。换言之,康德未来形而上学是以在实践中终结自身的方式得到完成的。

抽象思辨哲学的历史前提和世俗根据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sup>[8]55</sup>“分裂”是超验与经验的分裂。在“分裂”中,超验飞升入云霄固定为彼岸世界神的王国,并产生唯心主义;剩下的经验蜕变成作为旧唯物主义对象的自然界和感性。康德二元论同样是“分裂”的产物。他批判理性,却不知道他之所以批判是历史和实践推动他如此,他所做的不过是把原本存在于实践中的人的超验本质以抽象形式如道德展示出来。抽象思辨哲学是封闭体系。意识在抽象思辨中即使具有“转向外部”以深入经验的意愿且“反对体系”,其实“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而且它“只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节”<sup>[17]76</sup>而没有真正超出体系。抽象思辨哲学以超验与经验的“分裂”为历史前提,妄想通过抽象思辨统一两者就像提着衣领妄图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不可能。

然而,“分裂”是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sup>①</sup>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指出:正是由于具有自由,人才被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即劳动产品所统治而失去自由。失去的原因在于人对先验自由的经验化理解和应用,他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人在经验世界中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它意味着人必须限制经验的任性自由,自由是人能够“超越经验的实然之域”的“超越”本身,人不能滥用它。“分裂”和异化产生后,同样正是由于具有自由,人必然扬弃异化,否则自由就是空谈,而异化劳动已经在经验上证明了人的自由。扬弃异化需要人认识到自由的先验性,并自觉地把超验与经验统一于具体实践。扬弃异化不仅是逻辑思辨的结果,更是实践历史展开自身的过程。马克思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sup>[17]76</sup>他让人放弃纯粹超验的神和纯粹经验的自然界并超出体系而直接进入“人的存在”<sup>[18]311</sup>本身,以“存在”应有的方式存在,亦即在超验与经验相结合的本真状态中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改变世界”<sup>[8]57</sup>的活动,活动的展开使社会发展呈现为“自然史的过程”。<sup>[15]10</sup>“改变世界”和“自然史的过程”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并不矛盾,其思想发展历程也不存在断裂,因为他从

① 不过,这种必然性是逻辑上可理解意义上的,而非经验历史中必然发生的。



来没有离开超验与经验的关系。他早期重视超验却没有抛弃经验,比如早在《博士论文》他就指出“哲学的世界化”;后期重视经验也没有抛弃超验,比如经验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先验(与超验相通)的“抽象力”。<sup>[15]</sup>从超验视角看问题容易得出“改变世界”的要求,从经验视角看则容易得出“自然史的过程”的结论。

“改变世界”像是主观口号,“自然史的过程”像是客观描述,它们使实践显得极为空洞。空洞使实践成为超越黑格尔的真正大全,再没有事物脱离出实践。纯粹超验性事物如世俗宗教神,在其“尘世”来源上,不过是人对自己超验本质的虚幻表达,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sup>[8]</sup>纯粹经验性事物如通常所谓自然界因实践而获得超验性维度。较之认识论视野,这种自然界的范围没有缩小,只是人对待它的态度和方式发生了改变。历史是实践的经验性展开,历史中已发生、现发生和将发生的都在实践范围之内。黑格尔辩证法踏遍概念和意识的各个角落,却仍独立于世界之外。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从封闭的哲学体系走向世界。不过,它没有完全离开体系,因为体系与思辨相联系,马克思反对抽象思辨哲学的抽象性而非体现“能动的方面”的思辨本身。

超验与经验在具体实践中相结合,一切由“分裂”产生的抽象物,都受到实践具体之光的照耀而吸收对立面而摆脱抽象性,从而弥合“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这既是“改变世界”的过程又是“自然史的过程”。“自然史的过程”使历史具有规律性,但规律性并不排除能动性。相反,恰恰由于人的能动性的参与,历史规律才能成其为自身,历史才成其为人的历史,否则只是外在抽象物的自我运动,例如资本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说道:“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sup>[18]</sup>外在抽象物因遮蔽人的能动性而成为“与人分割开来”的“无”。能动性来自人的先验自由、超验道德等本质。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是人的本质被压抑,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谓人没有超验本质,也不是唯心主义所谓超验本质只以神的形式存在。本质被压抑时人由于实际上无法被剥夺本质而产生“激情”,<sup>[18]</sup>人通过“激情”“改变世界”以成就社会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历史规律由此成其为自身。历史规律在其抽象形式上,是人从原始拥有到失去(即被压抑)再到重新拥有自己本质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三阶段划分的思想说明了这一点,他还

说:“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sup>[18]</sup>“复归”是超验与经验关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康德的道德是“人的本质”和“人性”的抽象表现,“复归”因此是其道德的“复归”和实现,也是其未来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更是历史和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完成自身。当然,完成依靠实践和历史实际地走完自己所应该经历的整个进程。

##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1.
- [2]程志民. 康德和马克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3).
- [3]韩水法. 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09.
- [4]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
- [6]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14.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0][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
- [11][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2]俞吾金. 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3]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 希腊哲学史: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2—1004.
- [14]程志民. 康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42.
- [15]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6]何中华. 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新论[J]. 学术月刊,2008(8).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